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稽古編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莫瞻菴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

朱鈐

校對官助教_臣

陳木

謄錄監生_臣

甯汝欒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毛詩稽古編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毛詩稽古編三十卷

國朝陳啟源撰啟源字長發吳江人是書成於康熙丁卯卷末自記謂閱十有四載凡三易稿乃定前有朱鶴齡序又有康熙辛巳其門人趙嘉稷序鶴齡作毛詩通義啟源實與之

參正然通義兼權衆說啟源此編則訓詁一
準諸爾雅篇義一準諸小序而詮釋經旨則
一準諸毛傳而鄭箋佐之其名物則多以陸
璣疏為主題曰毛詩明所宗也曰稽古編明
為唐以前專門之學也所辨正者惟朱子集
傳為多歐陽修詩本義呂祖謙讀詩紀次之
嚴粲詩緝又次之所掇擊者惟劉瑾詩集傳
通釋為甚輔廣詩童子問次之其餘偶然一

及率從畧焉前二十四卷依次解經而不載
經文但標篇目其無所論說者則併篇目亦
不載其前人論說已明無庸複述者亦置不
道次為總詁五卷分六子目曰舉要曰考異
曰正字曰辨物曰數典曰稽疑末為附錄一
卷則統論風雅頌之旨其間堅持漢學不容
一語之出入雖未免或有所偏然引據賅博
疏證詳明一一皆有本之談蓋明代說經喜

騁虛辨

國初諸家始變為徵實之學以挽頽波古義彬彬於斯為盛此編尤其最著也至於附錄中西方美人一條牽及雜說盛稱佛教東流始於周代至謂孔子抑三王卑五帝藐三皇獨歸聖於西方捕魚諸器一條稱廣殺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覺緣果之文莫能救之至謂庖犧必不作網罟皆於經義之外橫滋異學非

惟宋儒無此說即漢儒亦豈有是論哉是則
白璧之瑕固不必為之曲諱矣乾隆四十六
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 陸費墀

毛詩稽古編原序

昔夫子刪定六經而其自言曰信而好古夫三王五帝之事若存若亡蓋有不可深求者矣如河圖洛書出苞吐符天人相接此與後世之天書何異而夫子顧信之不疑下至商羊罔象汪芒僬僥之類尤為喬竒瑰瑣夫子亦時時述而識之蓋其學綜墳典徵文獻稟師傳苟古人之所有無不考求詳慎而不敢以私見汨亂其間此所以為善述也詩序出於子夏之徒大小毛公亦秦

漢間人訓詁視他經最古鄭康成取其義而為箋即不免踳駁自有聖門闕疑之法在今人概點為郢書燕說此不可解一也爾雅一書古人專以釋經亦子夏之徒為之至六書必祖說文名物必稽陸疏皆先儒說詩律令今人動以新義掩古義今音證古音此又不可解也說者謂考亭集傳頒諸功令學者不敢異同然考亭嘗為白鹿洞賦中云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仍不用已說門人問之曰序說自不可廢然則考亭之意亦豈

欲學者株守一家而盡屏除漢唐以來諸儒之箋傳如
今之人安於固陋荒忽者哉余向為通義多與陳子長
發商榷而成深服其援據精博近乃自成稽古編若干
卷悉本小序注疏為之交推旁通餘書猶參停今古之
間長發則專宗古義宣幽挾滯劈肌中理即考亭見之
亦當爽然心開欣然頤解嗚乎經學之荒也荒於執一
先生之言而不求其是苟求其是必自信古始夫詩之
有序也猶江之發源羊膊嶺也毛鄭則出玉壘過湔壩

而下時也後儒之說則歷三峽分九道汨汨然莫知所
極今與之導源岷山使知緣厓數百激湍萬里之皆濫
觴於此也豈非記所云先王祭川必先河而後海之義
乎世有溯源三百者必能遵奉此書為序微言未墜長發
其埃之而已同學弟朱鶴齡撰

憶甲子歲拜先生於城東之存耕堂遂請先生所著之
毛詩稽古編假館於葉氏朝夕披翫不忍釋手是年秋
訪善書人鈔謄一本先生即因而校正其誤適禾中曹

司農溶好古博聞搜訪遺書尤致意於六經講義既得
宋元數十種以請正復攜此書以至禾相晤於采山堂
上繙閱數卷即已醉心歎為未有不徒卓議宏情超出
乎宋元以上且使漢儒師授洗剔一新具有功於四始
六義者不淺遂留此書與諸經義藏之於塾稷念此書
未付剞劂氏世無副本得流傳於浙水後有識者當不負
先生苦心也然而顧衍篋中失此未免不忘其後奔走
於衣食由歛而燕京而三晉而齊魯數十年間無不鹿

鹿麈室雖欲理舊編且不可得己卯冬抵家庚辰遭悼
亡之戚辛巳家居無以娛朝夕念先生歿又數年其手
筆藏於家子孫世守之因謁諸昆弟而請焉果不惜秘
本出以相示則卷一至三十皆先生手自繕寫字體一
遵許徐毛氏古本不雜以俗下變體點畫不苟音注派
別洵非一朝一夕所成稷欲悉遵其故則又念自今讀
之者必將驚詫甚有不終卷而輟者計其字體之不瀾
古體之可不遵與夫無傷於義有便於經者概以時下

習書錄之非敢擅易原本以自便也猶記先生脫藁時亦皆從俗書即甲子所鈔之底本亦不純用古字想先生若在見此當未必以為非獨未得如昔日就正而親校其誤記先生自言校書之難即如此本自著之自鈔之自校之至五六過而謬者尚有十之一况今既易手點勘雖畢其能無疎漏乎先生父諱志中志皆作意或作記作書顛末已見朱長孺序及先生跋文先生沒於己巳之冬距今十又三年稷既卒業為記其前後所借

鈔之帙凡有三其原本二先生手筆也藏存耕堂其一
留禾中司農沒後子彥栻登第後書未散或云崑山得
之其一即此合四本至於詩解蘊義侍先生日少未得
親承指示不能贊一詞云康熙辛巳夏日門人趙嘉稷
百拜謹識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目錄

卷一

叙例

國風

周南

卷二

召南

卷三

邶鄘衛

邶

卷四

鄘衛

卷五

王鄭

卷六

齊
魏
唐

卷七

秦
陳
檜
曹

卷八

豳

卷九

小雅

鹿鳴之什

卷十

南有嘉魚之什上

卷十一

南有嘉魚之什下

卷十二

鴻雁之什

卷十三

節南山之什

卷十四

谷風之什

卷十五

甫田之什

卷十六

魚藻之什

卷十七

大雅

文王之什上

卷十八

文王之什下

卷十九

生民之什上

卷二十

生民之什中

生民之什下

卷二十一

蕩之什上

卷二十二

蕩之什下

卷二十三

頌

周頌
清廟之什
臣工之什
閔予小子

之什

卷二十四

魯頌駟之什 商頌那之什

卷二十五

總詁

舉要

卷二十六

考異

卷二十七

正字

卷二十八

辨物

卷二十九

數典
稽疑

卷三十

附錄

國風
小雅
大雅
頌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一

吳江陳啟源撰

序例

先儒釋經惟求合古後儒釋經多取更新漢詩有魯故
韓故后蒼氏孫氏故毛故訓傳書有大小夏侯解故故
者古也合於古所以合於經也後儒厭故喜新作聰明
以亂之棄雅訓而登俗詮緣叔世以證先古為說彌巧

與經益離源也惑之竊不自揆欲參伍衆說尋流溯源推求古經本指以挽其弊而諸經注疏惟毛詩序最古擬首從事焉適長孺朱子以所著毛詩通義見示共商榷其疑因銳意探討加以辨證得一義輒札記之積久得如干條彙輯成帙名之曰毛詩稽古編云爾原古人釋經多由師授不專據經本况詩得於諷誦非竹帛所書確有畫一諸儒傳寫師讀各分經文亦互異故字與義有不必相符者非得師授豈能辨其孰是哉今師授

雖絕而傳義尚在尋繹傳義以考經文其異同猶可正也此當稽古者一也又古今文義差殊若胡越之不同聲矣毛鄭字訓率宗爾雅於今似為驚俗在古實屬順詮不可易也用古義以入今文固難悅時人之目彊古經以就今義亦豈合古人心乎夫積字而有句積字句而有篇章字訓既譌篇章指或因以舛非小失也此當稽古者二也又三代迄今垂二千載雕樸剝方匪一日之積時世屢更風俗迥異古聖賢行事因乎時其宜於

古者未必宜於今然據今人習俗併謂古人無其事亦非通論也惟立身於古世以論斷於古人斯詩之性情得矣此當稽古者三也又若弁冕車旂之制鼉鼎俎豆之儀朝會燕饗之規禘祫郊丘之議焚書之後典禮無憑聚訟以還是非莫定此皆難臆決者至於山川陵谷屢易其形草木禽魚不恒厥性祇可即古以言古不可移古以就今其地名物類間有相同非俚俗之流傳即文人之附致縱或偶符於古豈容為證於經存其信而

闕其疑勿以亂古之真竊謂有一得焉古今為詩學者
無慮數十家其說燦兮備矣今日論詩不必師心以逞
惟當擇善而從故斯編止參酌舊詁不狃立新解

集傳大全今日經生尚之而注疏亦立於國學故所辨
證茲二書為多其魏晉六朝諸家之說則正義所引用
也其宋元諸家之說則集傳所未取大全所編輯也故
辨證亦及焉若近儒著作互有得失但世鮮尊信無庸
置喙焉爾

折衷衆說必引據古書擇其義優者以決所從不敢憑臆為斷其引據之書必明著於編俾可展卷取驗示傳信也其限於見聞疑而未定者謹闕所不知不敢妄論引據之書以經傳為主而兩漢諸儒之語次之以漢世近古也魏晉六朝及唐人次之以去古稍遠也宋元迄今去古益遠又多鑿空之論偽託之書非所取信然其援據詳明議論典確鄙見賴以觸發亦百有一二焉前人謬誤已經他書指摘者槩不贅及其指摘有未盡

則曲暢之必先云某說如此不敢攘人之美也若指摘未當則加駁難

長孺通義駁正羣言最為允當頗亦采錄鄙說余之述是編以補通義之未備也但讀書論古不必立異亦不可苟同故斯編持說間有與通義殊者各從所信也其同者不復覲縷若所見雖同而說有更進亦不憚詞費正欲使此兩書相輔而行耳

凡有辨難必述原說以引其端習見者畧述之希見者

詳述之其所援據亦然至引述諸儒或以名或以字或以氏或以書偶因文便非義例所存

此編之例有悞則辨無則置之或一語而頻及或連章而闕如非同訓釋家句櫛字比也故止題篇什不載經文

辨證諸條各隨本詩為次釐為二十四卷具有義統全經詞連數什則別為五卷實諸後名曰總詁復類分之為舉要為考異為正字為辨物為數典為稽疑凡六門

焉

總詁之後又繼以附錄一卷凡經注詭脫已列稽疑而
辨析未詳者傳箋釋文字義故實須加考證者辨證詩
義因而旁及他典者論斷已明尚有餘意未盡者後儒
之說未甚著聞而其誤須辨者豎義稍越常聞恐人河
漢其言者三家詩說可為博聞之助者皆彙入焉其前
後仍以經為次

字體詭陋於今極矣有俗體之詭

如鰲澄按極
飲嚙覓匝等

有借用

之譌

如叩俟專移沾薦等

有妄減之譌

如韓雪雷衛薛戰等

有妄增之譌

如

爐寂聚西烹等

有分一字為二字而譌者

如瀾與漣與鎡臚與膚等

有合

數字為一字而譌者

如省消皆作省俗詒旬皆作合憂復剋皆作復則卒吻皆作忽艷秩

載皆作同等

有因形近而譌者

如憂憂段段孝孝等

有因音近而譌者

如銳銳飲餉但袒等與借用似同而實異

此類不勝屈指取彼俗書準於古

義大半皆譌繕寫斯編本欲悉加釐定一遵古體又恐

太驚俗目俾覽者茫然必至廢書而歎今止於點畫間

斟酌雅俗畧正其一二務令時目一覽便識其稍晦者

注於本字下

每卷止注首一字
再見者不復注

至經文字體則別詳總

詁正字門

國風

十五國次第先儒多有論說惟孔穎達程正叔差長要
於刪詩本意未必合也以今國風較之吳季札所聞止
邇秦二風是聖人更定餘皆國史之舊源謂國史次第
原無取義夫子述而不作各仍其舊文獨更置邇秦以
示意爾殿邇以近雅先儒之說允矣至抑秦於魏唐之

後其義猶缺然竊嘗思之唐即晉也春秋諸國齊晉秦楚為大楚雄南裔秦起西戎惟齊晉更霸有功王室齊霸僅桓公一身晉自文公以後世為盟主晉失霸天下無復宗周春秋之不遽為戰國晉之力也夫子先唐於秦殆以存周室與又按十五國除周召王幽天子畿內邶鄘魏檜先亡外餘為國者七耳其衛鄭齊陳曹五國皆服於晉雖先晉無嫌也獨秦倔彊西陲與晉世為讎敵如復先之則疑於二霸矣故抑秦所以尊晉尊晉所

以尊王也

周南 正風

關雎

集傳釋關雎舍毛鄭而取匡衡通義辨之當矣案伊川

著新解一卷

解關雎序云關雎之義樂得淑女為后妃而配

君子配惟后妃可稱何別求淑女為配程以淑女即后妃與衡意同諸子從匡亦從程也然論古人文義正不如伊川言免置篇云公侯好仇是武夫可配公侯也假

樂篇云率由羣匹是羣臣可配王也書召誥云讎民百

君子是君子可配民也

孔傳之義如此今解非是

豈嬪御輩必不可

稱配耶又以淑女為后妃僅宜於首章耳次章寤寐思

服輾轉反側指文王則妨於義不指文王又無可指其難

通矣嚴緝

宋嚴緝著詩緝

以好述為后妃而釋荇菜仍為賦體

釋求之樂仍指嬪御則左右流之為求荇菜寤寐求之求

之不得為求淑女何語意之不相應乎又大全載朱子

之說言此詩乃妾媵為之故能形容寤寐反側之事是

直謂文王思淑女至卧不安席也殆與月出澤陂相去
無幾尚得為性情之正乎况文王未婚不應先有妾媵
因又為之說曰此乃太王王季舊宮人作

亦見
大全

夫文王

寤寐間事舊宮人何自知之尤礙於理矣

王雎之鳥解者不一詩爾雅疏皆載郭氏璞陸氏璣揚
雄許慎二氏之說郭云雕類今江東謂之鶚陸云如鴟
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鵞揚許云白鴈似鷹尾上白
嚴緝獨取郭義謂鶚鳥不再匹立則異處是有別也徐

鉉陸佃皆云鶚性好峙每立不移處所謂鶚立義取諸此據此則鶚之為鳥有慎固幽深

傳語

之象最合興義當

是也若夫鷺亦名雕與鶚同類而別釋鳥白鷺尾白鶚之別種三說相去不遠郭獨得其正矣鄭樵通志以為鳬類尾有一點白是因白鷺尾白而傳會也朱子祖其說又詢諸江淮人遂釋之曰狀類鳬鷺今江淮間有之然白鷺似鷹不似鳬江淮之鳥未可以證周南近世名物疏

馮復京著

駁之良是

睢爾雅說文皆作鵙從鳥且聲七余切音近趨陟𣪠叔
苴漆沮音亦同皆清母也今人多讀如菹醢之菹蓋承
正韻子余切之誤又睢與睢異睢從目佳聲許規切仰
目也又息追切水名

毛傳睢鳩摯而有別箋申其意以為摯之言至疏又申
之云雌雄情意至厚而能有別以興后妃說樂君子情
深猶能不淫其色傳為摯字實取至義箋疏皆善述傳
義矣蓋至與別義正相反合之方見后妃之德若作摯

解文義偏枯矣集傳云情意深至亦箋疏之意也歐陽修本義曰不取其摯但取其別錢氏詩詁亦譏箋義為非皆未喻傳意案雖乃雕類定是驚鳥古驚摯字亦通用但詩人取義在至不在驚耳

窈窕毛云幽閒也又云是幽閒貞專之善女明是指德而言非謂所處之宮也箋疏釋為深宮而謂毛意亦然誤矣且毛傳淑女皆就未得時言安得先在深宮乎韓詩薛君

名漢東漢人

章句云窈窕貞專貌

見文選李善注

正與毛意

同

述本訓斂聚關睢好述釋文云述本亦作仇又禮記及漢書注文選注引此詩皆作仇則仇字為正矣案周禮兩言好仇大雅言仇方毛皆訓匹鄭皆訓怨耦小雅之手仇毛亦訓匹毛義長矣爾雅云仇合也又云仇匹也此兩訓皆為詩設也怨耦之解見左傳說文亦引虞書云怨匹曰述蓋亦古義然非所以釋詩鄭泥於怨耦之訓謂詩好述是和好衆妾之怨者不亦迂乎

關雎二三章毛皆以未得時言故求是未得而求友樂
則預計初得時是也鄭皆以已得時言故求是追溯其
初而友之樂之正言助祭時事也如毛意則琴瑟鐘鼓
為淑女而設如鄭意則為神而設毛義勝矣琴瑟喻其
和平鐘鼓象其美大正形容友樂之情若為神而設與
友樂何顧哉孫毓主毛良有見

苻萑相類實二草也萑葉圓苻稍銳而長字本作苻苻
乃重文爾雅若接余其葉苻是也說文作若萑餘夏有

華或黃或白實大如棠梨中細子草木疏

吳陸璣著

言此菜

可按酒而蘇頌圖經

宋仁宗時本草

謂今人不食醫方鮮用意

古今物性不同乎又唐本草

蘇恭等修

及埤雅

宋陸佃著

皆以為

苻即鳧葵恐誤案周禮醢人注魯頌毛傳並云苻鳧葵

說文及廣雅

魏張揖著

之說亦同茆乃蓴也豈苻乎

左右流之左右音佐佑助也嬪御助后妃求之也集傳

訓為無方則於苳義難通矣朱子以苳為熟而薦之也

熟而薦之於理固當有常所安得云無方乎案檀弓左右

就養無方又曰左右就養有方有方無方皆可言左右
矣又案佐佑俗字也助義本作左右其左右手字本作
𠂔又今用左右為𠂔又手字而別作佐佑字以當助義
非古也詩無佑字而佐字見六月下武韓奕三詩餘則
手義助義得涵用此左右字蓋衛包改經字有改之未
盡者故雅俗互見也後儒徒守俗訓故多誤解

流訓求爾雅毛傳同古字義本如此朱傳釋為順流而
取之則經文為不馴矣况流既為取則侵采意故訓采

為取而擇之采既為擇則又侵毛義故又訓毛為熟而薦之三字訓殆相因而易

古注字訓必有本不敢用臆說而輶轉反側箋云卧而不周曰輶疏引書傳帝猶反側晨興見反側晨興既為一輶轉亦為一俱為卧而不周又澤陂詩輶轉伏枕伏枕是身伏而不周輶與轉連文義定相同又何人斯箋以輶轉釋反側愈知四字義同蓋此四字兩見詩關雎兼言之澤陂何人斯各言之疏以詩證詩析四字為二

義見其大同小異不甚分別也張揖廣雅云展轉反側也殆取何人斯箋而倒其文愈知四字義本同矣朱傳始析之曰輶者轉之半轉者輶之周反者輶之過側者轉之留語甚新異可喜然不知何本又釋文云輶本亦作展呂忱從車展則輶字殆始於字林說文有展字無輶玉篇展轉二字皆訓轉無二義澤陂輶字釋文亦云本又作展是知車傍皆後人加也近世趙凡夫

名宦光
著說文

長箋言輶字是輶字之改非是輶輶也尼展切與輶字音

義俱別

傳以芼為擇與爾雅異義爾雅云芼搯也孫炎注云皆
擇菜也某氏云搯猶拔也郭璞云拔取菜也郭專釋雅
文孫則旁顧詩傳然以擇釋搯於義離矣孔疏引其文
又申之曰拔菜而擇之蓋欲通兩義為一但拔與擇原
各一事合之終屬武斷非確解也源謂詩雅兩芼字文
同而義異毛就詩釋詩不必援雅為據矣案詩芼字當
作覯說文云覯擇也玉篇亦訓擇因引詩左右覯之詩

字多借用芼乃覓之借耳毛云擇者本訓覓不訓芼孫
據毛以釋雅郭援雅以合毛皆過也又案覓說文讀如
苗徐莫袍切皆平聲玉篇莫到切則去聲詩釋文同玉
篇

禮惟羹用芼所謂鉶羹之芼也后夫人助祭薦菹不設
羹故箋云后妃供苡菜之菹而傳亦訓芼為擇宋董氏
名道著廣云熟而薦之曰芼則直是羹矣菹生釀之不
川詩故

用熟也集傳以苡菜為興故從董說亦無害但王后采

苻夫人采繁大夫妻采蘋藻皆實事也召南為賦而周南獨為興恐非詩指

葛覃

葛覃序述后妃在父母家事朱子辨說譏之因又謂未嫁時自當殷勤女工不足稱述此恐非確論豪家女子生長富貴不知絲枲為何事往往而有况太姒大邦之子哉餘辨見通義

服之無數箋云服整也謂整治締綌是未成布時也今

解為服之於身是既成衣時也由箋說見后妃之勤由今說見后妃之儉義俱通但后妃之儉於下章澣濯見之則此章專言勤優矣

害澣害否毛以為問詞鄭以為無所偏否皆當澣之竊謂毛說勝也上以汚澣對言此以澣否對言意各有當如鄭說則太複矣孔疏右鄭以為有問詞而無總詁殆非文勢故不從傳殊不知澣濯細事不敢自專必詢師氏正見其尊敬師傅詩人設為商度之詞以形容后妃

之心耳何必有答詞方見其為問哉毛云私服宜澣公服宜否自論澣否之常非代詩人答也疏語未當

卷四

今以卷耳詩為后妃思念君子恐不然婦人思夫之詩如伯兮葛生采芣諸作見於變風變雅所以閔王道之衰征役不息室家怨曠刺時也義不繫於思者也若如今說則卷耳當為商紂刺詩不得為周南正風矣況民家婦女思念其夫形諸怨歎不足異也后妃身為小君

母儀一國且年已五六十

無逸受命惟中身孔傳云即位時年四十七案征役當在

即位後后妃年應相若

乃作兒女子態自道其傷離惜別之情編

為詩歌傳播臣民之口不已媒乎至於登高極目縱酒
娛懷雖是託諸空言終有傷於雅道汝墳殷其雷兩詩
閔其君子猶能勉之以正勸之以義故列於正風曾后
妃而反不若哉

卷耳即今藥草中蒼耳子也異名最多曰苓耳

見爾雅及毛傳

曰施

見離騷

曰藁耳

見廣雅

曰胡藁

見神農本草經及陸璣草木疏

曰耳瑤

草曰白胡荽

息遺切

曰爵耳

皆見草木疏

曰芊負菜

見博物志

曰常

藁

見爾雅郭注

陶隱君云僖人皆食之謂之常思菜常思者

其常藁之藹乎列子釋文

唐殷敬順著

引倉頡篇云藁

思上聲

耳一名蒼耳埤雅引荆楚記亦同卷耳之即為蒼耳信矣其華葉性味頗見於陸疏郭注惟陸云蔓生郭云叢生為異宋圖經謂若陸郭所言皆與今蒼耳相類其郭言叢生尤得之今集傳從郭

張子厚呂和叔皆言采卷耳以備酒醴之用

見讀詩記

此因

下章金罍兕觥語故為此說也案本草蒼耳並無釀酒之用惟崔寔月令有伏後為麴之說張呂豈本此乎今造神麴亦用蒼耳汁然神麴惟入藥不以釀也月令之麴殆斯類況此詩取憂為興義在不盈不在卷耳故傳云憂者之興也酒醴之說未必詩指

詩有三周行鄭皆釋之為周之列位卷耳之周行則左傳荀子毛傳義俱同其說古矣非妄也宋呂大鈞改訓為周之道路東萊

呂祖謙

讀詩記取之徒見下三章皆咏

使臣故謂此二句亦言賢人君子不當令之遠行從役耳然小序求賢審官指此二句言知臣下之勤勞指下二三章言四章分為兩意既諷君子當為官擇人又勸於賢勞致恩禮焉文義相承自應如此

砮岨岨三字實同一字今本詩及爾雅皆作砮說文引詩作岨釋文作砮爾雅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砮而毛傳反之疏以為傳寫之誤今案說文釋名玉篇廣韻之釋岨皆與毛同而崔嵬無訓惟玉篇砮岨二字

並載岨解同毛砮解同爾雅則兩存其說焉

劉名熙著釋名

許皆漢人時毛學未盛而二書之釋岨皆合於傳則傳寫之誤當在爾雅若此岨則定是傳誤

樛木

釋文云樛馬融韓詩本並作杓爾雅云木下句曰杓案

說文云下句曰樛從木

力救切

聲杓高木也從木

卩居由

切聲則二字義別詩興逮下當以樛為正矣又樛木下

垂喬木上竦正相反而周南詩入俱託興焉一美逮下

之仁一喻立身之潔義各有當爾

樂只君子鄭訓只為是云樂其君子孔氏申之以為樂
是君子言以禮義施於君子使得享其樂也呂記嚴緝
皆云樂哉君子語氣雖別而大義則同案說文只語已
詞從口象氣下引則以哉字代之亦可通也又只讀如
止俗讀如質者非是玉篇之移之余二切韻會云惟有
此二切

僉斯

螽斯序云言若螽斯不妒忌箋疏讀為一句故朱子譏之為以不妒忌歸之螽斯乃序者之誤通義謂此序當於言若螽斯絕句連上文讀而以不妒忌屬下文文義最穩得之矣然羣處和集便是螽斯不妒忌之驗即如舊讀義自通

螽斯篇毛不言興而鄭以興釋之其答張逸云此實興也文義可解故不言此善會毛意也今以為比恐不然

比興辨見總註

又此詩每上二句言螽斯下二句言后妃者爾

后妃也振振繩繩螻螻正謂子孫之賢毛詩釋三義甚
優韓詩外傳引此詩亦云賢母使子賢也意與毛同矣
今以為螽斯之多子殊少義趣

桃夭 兔置 采芣

周南首八篇序皆言后妃而文王之德自見至江漢汝
墳二詩化行南國則云文王之化義各有攸當也晦翁
議之以為一以后妃為主不復知有文王至於化行國
中三分天下皆以為后妃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婦

人之手文王徒擁虛器為寄生之君也

以上皆辨說語

吁序之

言安有是哉前五篇序止言后妃一身不及閭外求賢
審官者以勸君子耳非自為之也桃夭兔罝采芣三序
則及國中矣然宜室家樂有子皆婦人事也賢才衆多
與關雎憂在進賢理亦相通也且此三詩序一云所致
一云化一云美孔疏釋之云三者義通總是美化所致
耳是序止言化不言政也化者德修於身而聞者興起
後世匹婦庶女孝義感人尚能厚人倫美風俗況以國

母之尊可謂必無之理哉若晦翁所云禮樂征伐者政也序未嘗言及此也至后妃之賢乃文王刑于所致美后妃正所以美文王舉此以見彼足矣如必篇篇並舉而言之古人文字安得蕪冗若此

桃夭

說文夭媿二字並見桃夭詩是桃夭字亦作夭又作媿也今考其義當以夭為正夭說文訓木少盛貌毛詩以夭夭為桃之少壯義本合故釋文獨引為夭本於兆切

屈也今詩借用耳娛訓為女子笑貌當見三家傳

桃夭三章三言宜本一義也毛傳於末章云一家之人
盡以為宜則上二章宜字義亦應爾首章傳乃云宜以
有室家無踰時者不如末章義優矣康成反據前解以
易後傳殊失去取之當

兔置

兔置是賦體毛鄭皆不以為興也歐陽本義專以興言
之又譏序曰如序文則周南舉國皆賢無君子小人之

別此以詞害意說詩者泥序語遂謂兔置野人皆有才
德可用此又近誣吁過矣文王舉賢不遺微賤得士於
兔置中自有此理度外之事後世大畧之主猶能行之
何云近誣序云莫不好德賢人衆多極形容王化之盛
耳言衆多不言皆賢也何謂害意且好德人之常性歐
反以有君子無小人為妄是何言乎案元儒金履祥引
墨子文王舉閔天太顛於畧罔之中而授之政西土服
因言兔置體貌肅敬此閔天太顛所以為賢而文王舉

之也曰季之取冀缺林宗之取茅容皆然况文王乎此
言敬德之可貴故取士者恒以之也善會詩義矣或疑
墨子所言不見經典未可據信夫古人軼事經史所不
載而幸存於諸子百家之言以傳後世者多矣可悲指
為誣乎縱使事屬傳會要必當時說此詩者原有得賢
於免置之解故以閔天太顛實之也又漢賈山云文王
之時芻蕘采薪之人皆得盡其力芻蕘采薪非置免之
流乎山之言亦本是詩矣可見毛鄭以前釋免置詩者皆

作是解並非一家之私說也集傳以詩上下相應故判
以為興然仍謂是興中之賦而云置兔之人才有可用
則亦不以歐語為然

茱萸

爾雅別茱萸之名馬舄車前併茱萸而三焉本草又名
當道根葉及子皆入藥而葉又可茹

見陸璣疏及
王旻山居錄

其實

主令人有子

見陶氏
別錄

周南婦人嘗采其實矣韓詩既云

直曰車前瞿曰茱萸

生子兩旁
謂之瞿

又云茱萸澤寫也車前

澤寫豈一草乎又以為惡臭之草今此二草未見其惡臭也

漢廣

序云德廣所及也前三詩化及國中此詩方及南國故曰廣與漢廣字偶同耳非謂漢廣為德廣也辨說譏之無乃大苛乎

南有喬木毛云喬上竦也集傳用鄭風蘇轍注

詩解釋集傳

之曰上竦無枝曰喬案爾雅釋木凡五言喬一云句如

羽喬一云上句曰喬句者言樹枝之卷曲非無枝也一
曰如木楸曰喬注楸樹性上竦一云槐棘醜喬注枝葉
皆翹竦楸槐棘三者皆非無枝之木也一云小枝上繚
為喬此又明言有枝矣爾雅五言喬並無無枝之說蘇
氏云云不知何據或曰爾雅小枝上繚為喬下云無枝
為檟兩文相連遂誤以彼釋此耳噫鹵莽一至此耶
休息作休思釋文非之而正義以為然據傳先釋思詞
後言漢上為證其說良是但陸曰古本皆作休息本或作

思以意改爾孔云未見有本作思者故不敢改獨集傳
以為韓詩作思豈據外傳文乎唐初韓詩內外傳及章
句俱在陸孔所見本較多何反無作思者今外傳之作
思當亦後人以意改爾

孔疏釋游女之義云內則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閤寺守
之此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
出游之事此解甚正集傳則云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
魏以後猶然如大隄曲可見噫誤矣女子無故出游不

過治容誨淫耳非美俗也被文王之化者尚有此乎大
隄曲作於劉宋時六朝綺靡之習豈成周盛時所宜有
風俗隨時而變自周迄宋千五六百年安得相同況大
隄所咏乃狹邪倡女引彼證此尤為不類

江之永矣永說文作漾案爾雅漾長也郭注云義所未聞
不引此詩文選登樓賦川既漾而濟深李善引韓詩云
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云漾長也則韓詩自作漾矣
說文漾字永字皆引此詩東漢時三家詩俱在意義字

在齊魯詩乎

方說文云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案爾雅大夫方舟是也方字訓釋雖多而此其本義後世復出航字以當併船之方非古也漢廣不可方思谷風方之舟之毛鄭訓方為汙釋文云小筏曰汙爾雅云舫汙又云庶人乘汙是也此雖非併船而不離舟義乃假借之有因者韻會釋方字歷舉諸解獨不及汙義疎矣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箋疏解此本謂於之子出嫁之時

我願秣其馬乘之以致禮餽示欲其適已文似乎迂意則正也永叔解之曰之子出游而歸我願秣其馬猶古人言雖執鞭猶欣慕焉者是也朱傳敬之深意亦同歐文較順而意稍嫻焉唐人香奩詩曰自憐輸廐吏餘煖在香羈此即歐朱意也孰謂周南正風乃豔情之濫觴哉嚴坦叔粲釋此云此女出嫁人將有秣馬以禮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之意本於箋然青出於藍矣

汝墳

爾雅汝為漬郭注引詩汝墳證之宋董道據此謂詩墳
字當作漬晉世詩本猶為漬也此不然觀毛傳訓墳為
大防則漢世已作墳以土旁矣與今本正同不應晉世
偏以水

燬字爾雅毛傳說文皆訓火韓詩薛君章句訓烈火說
文燬又作焮音義亦同獨朱傳訓為焚未詳字義所出
父母孔邇者勸其君子當勞勤王事無貽父母憂序所
謂勉之以正也箋疏及列女傳俱作此解集傳從張氏

說以父母指文王亦可通但不如古注主勸勉君子義尤長且合序

麟趾

麟趾取興不過謂公子之信厚如麟耳集傳以麟興文王后妃而以趾興公子不太分析乎至易信厚為仁厚於義無疑然毛傳之信而應禮較有本矣

傳云公姓公同姓公族公同祖孔疏申之以為同姓是五服之外同祖是五服之內與扶杜傳以同姓為同祖

異彼對同父此對同族也又引襄十二年左傳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同姓是諸姬同宗是邢凡蔣茅胙祭皆於五服之外分親疏同族是五服之內以證毛義明且確矣集傳取王安石之說曰公姓公孫也稱子為姓古有之矣見左傳昭四年稱孫為姓未之前聞王又自申之曰孫傳姓者也此語亦不可解豈以春秋時公子之孫輒氏其祖之字與然此公子之孫非公孫也又傳氏非傳姓也

毛詩稽古編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二

吳江陳啟源撰

召南 正風

鵲巢

鵲巢之鳩鵲也毛云秬鞠爾雅同注云今之布穀鄭言其有均壹之德故詩以喻夫人埤雅申之言均是母道壹是妻道義尤允矣永叔獨為異說謂別有拙鳥處

鵲空巢今謂之鳩至所謂布穀與鳩絕異案此說非是
鵲生子輒飛去其巢任他鳥居之豈布穀獨不可居乎
布穀之為鳩載在經傳歷有明據若拙鳥者不咏於詩
不著於爾雅又不在左傳五鳩之列其冒鳩名特俚俗
之妄稱耳召南詩人安知宋世有拙鳥亦名鳩乎且未
聞言婦德者徒取其拙也宋人說詩多從歐集傳又衍
為專靜純一四字亦知以拙為美德於義難通也夫專
靜純一止當鄭箋之壹耳尚漏其均義尤遠於拙難於

牽合也不知天下性拙之人儘有躁動反覆者豈必皆專靜純一哉

采繁

采繁之繁皤蒿也漢廣之萋萋蒿也鹿鳴之苹音賴蒿

也凡三蒿矣郭氏爾雅注陸氏草木疏所言皆然本草

白蒿

即皤蒿

入本經上品又名蓬蒿孟詵食療白蒿之外

別著萋蒿陸佃埤雅亦並釋此二蒿未嘗合為一也宋

蘇頌圖經謂古以白蒿為藟今但食萋蒿則已疑萋之

即繁然未敢決言之近世李時珍本草綱目始言白蒿
有水陸二種而以葦為陸生萑為水生似屬有據今錄
其說云白蒿有水陸二種爾雅通謂之繁曰繁皤蒿者
即今陸生艾蒿

非水臺
之艾

也辛薰不美曰繁由胡者即今

水生萑蒿也辛香而美曰繁之醜秋為蒿者通指水陸
二種曰賴曰蕭曰荻皆老蒿之通名本草所用蓋取水
生者詩鹿鳴之葦即陸生皤蒿鹿食九種解毒之草此其
一也詩予以采繁左傳蘋蘩藇藻之菜並指水生白蒿

言萋蒿生陂澤中二月發苗葉似嫩艾而細正面青背
白其莖或赤或白其根白脆采其根莖生熟菹暴皆可
食蓋嘉蔬也景差大招云吳酸蒿萋不霑薄謂吳人善
調酸醎淪萋以為齏其味不濃不薄而甘美也案李詮
釋萋蒿性狀可補漢廣詩蔬之未及又采繁詩蔬以繁
是陸草解沼沚為水旁澗中為曲內頗費回護況王后
薦苻大夫妻薦蘋藻皆水草不應夫人獨異左傳蘋蘩
蘓藻皆指為澗谿沼沚之毛不應雜以陸草於中陶隱

居云白蒿生於川澤二月采生於川澤正與詩沼沚澗中相合不必作水旁曲內解矣其說良是但謂與萋一草未知果否耳至以陸生者為萋紫草木疏紫色白而萋色青白紫至秋始可食而萋始生即可食性色不同定別草也豳風采芣苢其陸生之紫與紫以生蠶蠶性惡濕未必用水草耳

古以祀與戎為大事春秋書有事書有大事皆言祭也詩公侯之事傳以為祭祀而以下章之宮為廟意亦同

左傳云蘋蘩蕒藻可薦鬼神正指采蘩采蘋二詩言則
毛公執蘩助祭之說不可易矣或見七月詩采蘩祁祁
語遂謂夫人親蠶故采之真兒童之見也集傳載其說
既屬蛇足近世偽為申公詩說者又從而傳會之可嗤
已

夙夜在公箋疏以為夜祭前之夕視濯漑夙謂祭日之晨
視饔饔還歸則祭畢歸燕寢皆非正祭時故服被不服
副此定說也宋曹氏

名粹中
著詩說

說謂詩作於商時與周禮

異故服次以祭斯特懸想之談耳然呂記朱傳皆從之
草蟲

箋以見止為同牢之時以覲止為初昏之夕因引易覲
精語證之後儒多笑其鑿然古詩簡貴不應一事而重
復言之鄭分為兩義亦非無見

集傳以召南采薇不用古注曰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
味苦山間人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今
案胡寅之言曰荆楚間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

之交華亦蕃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食之甘美野人呼
為迷蕨疑莊子所謂迷陽即此蕨也噫彼特以迷陽二
字聲音相近又此詩蕨薇連章四月詩亦蕨薇同句誤
謂二草是一類而迷蕨之名偶相符遂傳會為此說耳
夫古今方俗語不相通野人語音尤多不正豈可為據
況蕨與薇各一草不得用薇為蕨名胡語謬甚又胡氏
所記華葉條幹與今山中蕨草殊不相類以為似蕨尤
不確也莊子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

足解者多矣未有以迷陽為草名者惟羅勉道循本有迷
蕨之解更是後儒鑿空妄說不可信也迷陽既為薇草
郤曲又何草邪

說文薇菜也似藿陸疏云莖葉似小豆蔓生味亦似小
豆藿嚴緝引項氏云薇即今之野豌豆

於桓切

豆葉蜀人謂

之巢菜東坡改為元修菜

案元修東坡故人所嗜此菜故以名之

項說正與

許陸同矣案爾雅薇垂水邢昺謂本草有二薇生平原
川谷似柳葉者白薇也生水旁似萍者薇也詩采薇似

山菜非垂水今考本草白薇入本經中品名春草別錄
名薇草又名白幕云生平原川谷三月三日采根陰乾
蘇頌云莖葉俱青頗類柳葉六七月開華經八九月結
實其根黃白色類牛膝而短小邢昺以詩采薇為此草
矣至巢菜之薇陳藏器唐載在本草拾遺云生水旁似
萍則正爾雅之垂水也孔氏正義全引陸疏是直以詩
之薇為垂水與邢意異源謂垂水生水旁不生水中谿
澗潢潦皆山間水薇生其旁不害為山菜况疏重釋薇

似藿乃其本義元恪陸璣疏詩亦同二子去古未遠說必有據孔氏從之當矣邢語殆非是又案巢菜有大小二種小巢名薇即垂水大巢名翹搖爾雅柱夫搖車是也說見本草拾遺

采蘋

采蘋詩毛鄭皆訓為教成之祭其合於經文者有三焉蘋藻二菜與禮記昏義同一也宗室牖下與教之宗室之文同二也不稱婦而稱季女三也王肅以此詩是大

夫妻助祭於夫氏之事故謂蘋藻為蘊牖下為奧孔疏駁之而朱傳從之

蘋萍二草朱傳誤合為一草俗論其有大小之分當矣但譏爾雅郭注誤以小蘋為大蘋則非郭之誤而孔疏引郭之誤也案爾雅先云萍萍注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繼云其大者蘋注詩曰予以采蘋是郭注水中浮萍二語乃釋萍萍非釋蘋也於蘋字直引詩證之耳孔氏引爾雅合兩文為一而繫郭注於下又刪其引詩之語

竟似以萍釋蘋矣嚴不譏孔而譏郭豈未覩爾雅原文耶疎謬殊甚嚴又據唐本草謂水蘋有三大曰蘋中曰荇小曰萍亦非通論蘋萍之為同類而分大小因有爾雅之文耳荇之列於萍乃蘇恭之說前此未之聞也但蓴亦似荇何不併列之為萍乎荇蓴蘋三草相似李氏綱目辨之甚詳葉徑一二寸有一缺而形圓如馬蹄者蓴也葉似蓴而稍銳長者荇也華並有黃白二色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形者蘋也夏秋間開小華白色又稱

白蘋

毛以藻為聚藻正陸璣所謂葉如蓬蒿莖大如釵股者也又名蘊蘊藻之菜見左傳李氏本草注云葉細如絲及魚鰓狀節節相生即水蘊是也又一種名馬藻即爾雅之荇其隕切牛藻郭云似藻葉大江東呼為馬藻陸疏所謂葉如雞蘇莖大如箸者即此非采蘋詩之藻

宗室牖下毛以為室中鄭以為戶外義雖不同皆不以為與也故孔疏駁王肅云經典未有以與為牖下者案

與乃深隱之名牖下是通明之處肅合為一名實相違
矣

甘棠

先儒釋甘棠謂召公述職不欲重煩百姓聽斷於甘棠

下韓詩及史記說苑所言皆與鄭箋同宋劉元城

世安譏

之謂此乃墨子之道當是召伯在時偶焉憩息於此耳
源謂巡行時適值農桑無暇故就樹下而決訟理容有
之原不以此為常也若偶然憩息則巡行多矣所憩非

一處思德者何偏愛一棠哉

毛傳云蔽芾小貌呂氏引宋范氏云盛也兩義相反案
說文蔽字注云蔽蔽小草也易豐卦釋文引子夏傳云
芾小也爾雅釋言亦云芾小也然則蔽芾皆為小義詩
合此二字其當訓小無疑毛義不易矣又芾字本作市
玉篇云蔽芾小貌此又祖毛說又案甘棠即杜也見爾雅
謂之杜梨郭注亦名棠梨陸疏唐風兩杖杜皆咏其特生一
言秋葉稀疏一言陰涼寡薄俱與小義相近晉孫楚秋

杜賦云華葉疎悴靡休蔭之茂榮今棠梨實非大樹合此賦語矣范以為盛豈其然乎

爾雅云杜甘棠又云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注曰白者名棠赤者為杜棠為甘棠召南甘棠唐風小雅扶杜皆赤棠也毛傳亦云甘棠杜也然則甘棠乃赤棠又名杜無可疑矣草木疏云甘棠今棠梨赤棠也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白棠子白而滑美甘棠也赤棠子濇而酸俗語曰濇如杜是也既以甘棠為赤棠又以為白棠前後

自相反必有誤也爾雅邢疏及陸氏埤雅皆全引之而不置辨惟孔氏詩疏專引舍人注得之矣

召之甘棠秦之樹檇皆野梨也甘棠即杜樹似梨而小

子霜後可食

韻會曰杜曰棠北曰杜

齊民要術云梨核每顆十餘

粒種之惟一二子生梨餘皆生杜然接梨者必用之檇名赤羅又名山梨又名楊檇名鹿梨又名鼠梨實大如杏可食案杜梨三者同類而小異耳甘棠名棠梨又名杜梨實兼三種木名矣後世海棠乃別種鄭樵以為即

甘棠誤甚海棠來自海外古世無有風人安得見之哉
芟說文訓草根而戾字訓舍引詩召伯所戾今詩皆借
用芟毛云草舍也孔疏引周禮芟舍注草止釋之戾云
舍義稍別而同歸矣又左傳反首拔舍僖十五年杜注云拔
草舍止殆因芟拔之異故不直云草止乎三書各一字
義實相通此詩則當以戾字為正

集傳釋甘棠篇以為勿敗則非特勿伐勿拜則非特勿
敗此用唐人施士丐彌免切之說也施解勿拜謂小低誦

其枝如人之拜特臆說耳嘗以字義考之則異是案首
章之伐毛訓擊說文亦同次章之敗毛無傳而說文訓
毀末章之拜本作扒扒音拜拔也見廣韻鄭箋拜亦訓拔
可見今詩拜字乃扒字之借非跪拜義也施取借用之
字而妄為傳會陋矣夫毀之則甚於擊拔之則又甚於
毀三章文義殆由輕而重集傳正與相反

行露

行露以喻犯禮本興體集傳判為賦是言畏露之濡濕

故不敢淫奔也女子不願淫奔誰能彊之豈須以露為詞耶又曰自述已意作此詩以絕其人一似始與之私繼則悔而絕之者此可謂之貞女乎下章雀鼠之訟殆彊委禽焉而未遂耳若怨其不奔而遽與之訟恐無此理

室家不足非幣不足也箋所謂媒妁之言不和而彊委六禮者也疏申其意至明當矣韓詩外傳以為既許嫁因禮不備而不行是爭聘財也聘財不足始諾而終悔

之被文王之化者尚如是乎集傳云室家謂媒聘不足謂求為室家之禮未備夫不行媒聘突然興訟何必召公之賢方能斷斯獄哉

羔羊

麟趾序云信厚如麟趾之時羔羊序云節儉正直德如羔羊騶虞序云仁如騶虞三序皆言如語同而義異麟趾言如如致麟之時也騶虞言如如騶虞之獸也羔羊言如如服羔裘之人也鄭箋云卿大夫競相勸化皆如

此羔羊之人正斯義矣疏申箋以為人德如羔羊又引
宗伯職注士相見禮注公羊何休注以證羔羊之德殆
不然此詩之羔羊以為裘耳豈若麟與騶虞取義於兩
物乎況所云羣不失類跪而受乳死義生禮經文無此
意也與節儉正直語非甚合也疏失序意併失箋意矣
案羔羊大夫居朝之服孔疏有辨所謂服羔裘之人也德不
可為大夫雖服羔裘而非其人矣召南大夫德稱其服
故曰如羔羊之人

後漢循吏傳注引韓詩羔羊篇薛君章句云素喻潔白
絲喻詘柔純數名也詩人美賢人為大夫者其德能稱
有潔白之性詘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此最有義味可
補毛鄭之未及

毛以委蛇為行可從迹韓詩云公正貌兩意正相成矣
惟其公正無私故舉動光明終始如一可從迹倣效即
序所謂正直也鄭訓為委曲自得不及傳之優至以退
食為減膳自公為順事於文義尤迂

殷其雷

傳文簡貴亦有詳人所畧者如殷其雷傳云雷出地奮
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一興耳詞煩不殺者雷
為號令之象遠行從政似此故須詳之耳然則詩人託
興豈漫然哉乃以為全不取義吾未敢信

雨雷殷殷然震雷虩虩然旱雷隆隆然雷聲不同有此
三者而皆見詩惟殷殷之雷有和豫之義震動之象王
者政教號令動物而使之和類此矣故詩以興從政而

傳引豫震兩卦義釋之

何斯違斯毛云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鄭云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疏申之云傳何此君子解何字非經中之斯故復訓斯為此箋何乎此君子亦非經中之斯適居此乃何斯之此復去此乃違斯之此孔特以毛之斯此在何此君子下鄭又多適居此一語故作是解也愚則謂毛鄭何此君子皆經中之斯毛之斯此總釋兩斯字鄭之適居復去合釋違義而兩此字止當經違斯

一斯字如此則經文明順且合傳箋矣集傳得之

標有梅

標梅詩女之求男汲汲矣箋疏皆謂詩人代述其情良是也後世閨情艷體出文人墨士筆正與此相類朱子以為女子自言閨中處女何顏厚乃爾耶案大全或問此詩謂女子自作恐不得為正風朱子曰自作亦無害里巷之詩如此已不失正矣又言晉魏間怨父母詩唐人怨兄嫂詩雖鄙俚可惡自是人情吁此言豈可為訓

又天桃標梅二詩體正相同一以桃之盛喻及時一以梅之落喻過時皆興也今一以為興一以為賦吾所不解

小星

小星詩以小星喻妾媵三五喻夫人此毛鄭說也補傳非之謂三心五柳非一時所見柳有八星不得言五夫人一而已不得以三五為喻嚴氏信其說遂謂三五參昴即是小星總為衆妾之喻此謬矣三五經不言何星

謂之小星猶可參三星俱大昴七星其一最大謂之小
星可乎且詩是託興非據一時所見為言參見於三月
柳見於正月何妨並取為喻牛女與天畢相去百餘度
大東詩同咏之不必一時並見也又星體離合天官家
各有師授彼此多不相同柳雖八星然疏引元命苞以為
五星矣不僅柳也即如下章之參古以為三星考工記
數伐而為六星丹元子不數伐而數左右肩股為七星
昴今為七星元命苞以為六星亦不能相同又如營室

二星考工記並東壁於室而為四星河鼓左右旗班書
以為各九星則共十八星孫炎僅總為十二星又如牽
牛河鼓爾雅合為一星天官書別為兩星皆是也又天
上經星古今時有增損以隋丹元子步天歌較之今日
天象如閣道本六星今則八文昌本六星今則七皆增
於其舊曰本四星杵本三星今則曰三而杵一皆損於
其舊此等未易悉數甚有古有而今無者如折威農大
人之類豈可執一而論哉况詩託興於星但以小大為

喻耳寡多非所計也必欲以三喻三以五喻五固甚矣
至集傳取兩在字兩與字相呼應為興此全不取義之
說也有辨見總詁

寔命不同毛云寔是也觀書是能容之戴記引書是作
寔春秋桓六年寔來公羊傳云是來可見毛義允當朱
傳以為與實同恐非詩指案說文寔正也實富也今寔
音殖入三十職韻實讀如石入四質韻二字音義各別
自杜注寔來訓寔為實後儒相沿濶為一字朱傳殆仍

其誤

江有汜

江有汜三章汜為水決復入渚為小洲皆泛稱也非水名也惟末章之沱是水名見禹貢及爾雅江之別也故小序獨云江沱之間謂二水間之國耳朱傳改為汜水之旁汜豈水名乎文義乖矣水亦有名汜者然在成都不近江也

江有汜董氏道引石經及說文汜皆作沚以為古作沚

後譌為汜案說文汜源二字皆引此詩音義亦同徐鉉等謂源乃汜之或體然則汜字古有之非後之論也董語非是

江有汜序不言夫人而言嫡故孔疏申之以為大夫士之妻朱傳云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亦此意被夫人化必非夫人矣但言媵待年於國則前後語不相顧大夫不越境逆女其媵常待年於家不應以國別也春秋時齊高固昏於魯

見宣五年

此衰周之失禮文王之世安得有之

至待年之誤通義駁之尤當

野有死麕

吉士誘之毛鄭皆以誘為道儀禮有誘射之文謂以禮道之古字義本如此也歐陽誤解為挑誘東萊駁之云詩方惡棄禮豈有為此污行而名吉士者斯言當矣嚴緝反從歐何其悖哉

吉士誘之言吉士之宜以禮來也有女如玉比女德之

貞潔

鄭云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

不可犯也詞遜而意嚴矣朱傳誘

字無訓以下所述或說推之當同歐解又謂如玉是美其色則此二章詩直是稱述豔情夸美治容之語安在其惡棄禮又烏得為正風哉至所引或說出於潘叔恭其以麇鹿為誘者謂以不備之禮為侵陵之具夫不論理之當否而論物之厚薄是特爭聘財而已

林有樸檉毛傳云樸檉小木孔疏引爾雅樸檉心及孫炎某氏注以為即此木錢氏詩話譏之謂小木通呼樸檉非木名又爾雅是檉樸與樸檉不同某氏注以為可

作柱則必非小木韻會載其說此似是而實非也疏引爾雅作樸欒必定是古本原如此後誤倒其文不得疑為兩木也又郭氏某氏注皆言樸欒即榼欒案榼欒與櫟相類華葉似栗亦有實如橡子而短小有二種小者叢生大者高丈餘名大葉櫟然則毛傳言其小者而某氏注則指其大者與錢以為小木之通稱謬矣李時珍曰榼葉搖動有聲棘之態故名榼欒也樸欒者婆婆之貌其樹偃蹇其枝芄故也俗呼衣服不整者為樸欒以

此理或然

純有六音緇屯圉準淳振是也白茅純束之純魚屯圉
二音訓皆為包束義本徒本反讀如屯則鄭意也故沈
重音徒尊反

說文云尫犬之多毛者从犬彡

音衫聲今惟監本注疏無

使尫也吠與說文合呂記朱傳皆作尫非是尫訓大石
見說文與尫異字

何彼穠矣

穰左从衣石經監本注疏及說文皆同今集傳俗本多誤從禾

雖从佳邕聲雖渠鳥也即脊令肅雖西雖塵雖皆非雖本義乃借也西雖謂辟雖當作靡塵雖是雖塞義當作邕邕者水邕成池與塞義近矣今作壅乃俗字也惟肅雖為雖和義無本字可歸當終於借又雖隸作雍破以爲二破邑為乡邑之作乡猶鄉之左旁也佳則如故雖雖本一字今乃分為兩字鳥名獨用雖而雍則訓和亦

俗也其鳴雁和鸞鳳凰之聲皆有取於和亦當借和

以文王為平王猶商稱玄王稱武王周稱寧王稱汾王
不必以謚舉也昧者不察故以春秋王姬歸齊事實何
彼穠矣之詩陋矣朱傳本依古注又附或說於後可謂
蛇足夫經云齊侯之子此父在之稱也春秋書王姬歸
齊一在莊元年則齊襄之五年也一在莊十一年則齊
桓之三年也王姬下嫁時二公久已為君豈有身為齊
侯而顧目為齊侯子者耶為此說者太闇於文義矣集

傳又云齊侯即襄公諸兒其誤尤甚襄公桓公皆僖公
子就如或說齊侯亦當指僖公何得云襄公乎元劉瑾
申之曰集傳疑齊侯為襄公則齊侯之子指桓公小白
也是竟以桓公為襄公子矣不顧後人齒冷耶

又案平王之崩在隱公三年為辛酉歲太子泄父早死
立其子林是為桓王王姬果為平王之孫必泄父之女

林之妹也

鄭樵以王姬為桓王女不知桓王以孫繼祖亦可笑

其歸齊襄者於莊

之元年為戊子歲去平王之崩已二十八年矣太子之

死又在其前則計王姬之年當三十左右其歸齊桓者
於莊之十一年為戊戌歲王姬當四十左右周雖衰尚
為共主何至女嫁不售愆期乃爾況三四十歲老女比
之桃李之華安得此過情之譽耶宋章俊卿

名如愚著
山堂考索

泥其說遂以此篇為刺詩言王姬有容色之盛而無肅
雖之德且譏序黑白倒置斯尤謬說曷不與何彼相應
皆正詞非反詞也文義顯然且正風安得有刺詩乎

鈞必以絲緡猶嫁娶必以禮此毛鄭之說也朱傳以絲

合而為緡喻男女合而為婚則其釣維何語成贅矣

說文從糸昏聲

韻會云本作緡今文作緡

今詩皆作緡惟呂氏作緡

大雅言緡之絲同

駙虞

壹發五紆傳云虞人翼五紆以待公之發孔疏申之以為五紆而止一發不忍盡殺仁心之至朱傳易其說用漢賦中必疊雙語釋之是誇善射也勸多殺也通義駁其說允矣况中必疊雙語出班孟堅西都賦作賦者之

意非以為美談也意在頌美東都故先抑西都以為下篇地耳曾是東漢人所譏者而反為召南所美乎

詩彼茁者蓬又首如飛蓬蓬乃陸草非水草也爾雅齧彫蓬薦黍蓬郭云別蓬種類邢疏以月令藜莠蓬蒿並興及詩語證之則斷非水草矣本草綱目引爾雅孫炎此非晉孫叔然正義云彫蓬即芟米古人以為五飯之一者鄭

樵通志云彫蓬即芟芟可作飯食故謂之齧其黍蓬即芟之不結實者惟堪作薦故謂之薦楊慎卮言云蓬有

水陸二種彫蓬乃水蓬彫菰是也黍蓬乃旱蓬青科是也青科結實如黍羌人食之今松州有焉鄭因齧字薦字而傳會楊又因彫字黍字而傳會皆祖乎孫者也此孫炎正邢昺所謂俗間孫炎淺近俗儒耳二子乃惑於其說亦未之思矣案蓬之名見古書甚多云轉蓬飛蓬孤蓬並無言其水產者陸氏埤雅謂葭是澤草蓬是陸草詩兼舉之以見庶類之蕃殖斯語得之

毛詩稽古編卷二